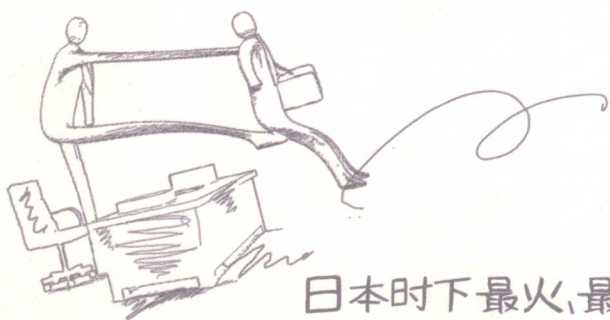


全日本最畅销的职场小说

炒鱿鱼

面谈官

[日] 垣根凉介◎著
叶小燕◎译



日本时下最火、最招人恨的职位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炒鱿鱼面谈官

(日) 垣根凉介 著
叶小燕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炒鱿鱼面谈官 / (日) 垣根凉介著; 叶小燕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80225 - 669 - 9

I. 炒… II. ①垣…②叶… III.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739 号

《KIMITACHI NI ASU WA NAYI》

by Kakine Ryosuke

©2005 Kakine Ryosuk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炒鱿鱼面谈官

(日) 垣根凉介 著; 叶小燕 译

责任编辑: 王 津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主語設計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一版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669 - 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第一章 狂怒之女
61	第二章 玩具之男
109	第三章 老朋友
171	第四章 无处可逃
215	第五章 消失的人

第一章 狂怒之女

1

我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第五位约谈对象是这家公司的经营企划课长，刚刚才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房间。

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三点。连同午餐时间，已经连续面谈了五个钟头，其中有四个人总算勉强答应自动离职。

还需要一个，才算达成今天的工作目标。

两边的肩颈开始有些僵硬，内心深处也是。

真介叹了口气，稍稍松开领带，转头看着邻座的助理。

“美代子，下一份资料。”

“是——”

川田美代子回答真介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已经没气儿的汽水一样。

和她共事将近一年了吧。她今年二十三岁，是人力中介公司派遣的临时雇员，担任面谈助手，公司支付中介的时薪是两千五百日元。其实也没什么工作要做，不过就是静静地坐在旁边，递递数据，端端茶或咖啡之类的。

她缓缓站起来，走到真介身边递上数据。

“谢了。”

数据递过来的同时，她的袖口飘出一阵淡淡的香水味，应该是Bvlgari的绿茶香水吧。这女生脑子虽然不怎么样，五官却相当端正，肤质也很好。因为不常动脑思考太复杂的问题，看起来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瞳孔周围的眼白呈现淡青色，想必每天都睡得很好吧。

老是在一旁发呆的这个女人哪……

社会上就是有这种人，只在意当下，赚来的钱几乎全拿去做脸，修指甲，买条美丽的脚链，对于外在的修饰努力不懈。这些娇生惯养的女生只重视外表，在消费市场来来去去，不管世道怎样不景气，求职如何困难，反正吃住全靠父母。

不过，真介并不讨厌这种人。像现在这样，即使只有他们两人相处的场合，她也不多话，只顾着发呆，更不会说些自作聪明的废话。她就像一幅用华丽外框镶着的画作，毫不得眼。

好吧，接下来是——

真介回过神，视线落在数据的第一页。

右上方照片里的中年男子有一张大饼脸，看起来相当倔强。平山和明，四十八岁，在这家公司二十五年了，现任川口支店店长。

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就看过这份资料，当时唯一的感想是——这个男人，实在很差劲。

昭和五〇年代中期，从东京某所排名第二的私立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这家建材公司“森松 House”任职，之后一直从事业务工作，业绩还算不错。个人数据里注明，大学时曾参加橄榄球社团，似乎可以想象得出来，年轻时是靠着孔武有力的气势拿到不少订单的吧。

平山和明在经济景气之际，昭和六十三年（1988年）被擢升为津田沼支店的副支店长，平成二年（1990年）升任支店长，平成四年，更荣升神田支社社长，并兼任东京都内东区经理。

接受委托之后，真介对这家公司的内部状况做了一番调查。

通常，只要能当上神田支社的社长，几乎可以确定未来前途一片光明，熬个几年，必定能当上总公司的营业部长，如果没犯什么大错，董事的位子就向你招手了。

不过，这个中年男子的傲人经历却到此为止。

平成七年，他被调往规模较小的松户支店任支店长职位；平成十年，更被流放到甲府营业所担任所长；平成十二年，转往静冈营业所。平成十四年，他虽然总算回到大城市担任川口支店的支店长，却必须兼任地方的经理，也就是除了管理部下之外，自己还得四处奔波冲业绩，并不轻松。坦白讲，其实是明升暗降。而且，最后还是免不了落到接受面谈的下场。

他会被降职，除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原本

一路顺遂的他，为什么中途竟会被判出局，这份数据从第三页开始罗列的罪状多到令人吃惊。这些都是真介自己着手搜集来的，由人事部门里对他的不利传闻开始调查，再一一访查曾经和他共事的部下。

真介觉得有点啼笑皆非。

其实，自己现在所做的，和这个男人不相上下。

他看了一下时间。三点五分，应该快来了吧。

旁边那个呆呆坐着，盯着自己双手的女人，大概正借着窗外照射进来的光线，检查指甲油是否完美无瑕吧。真介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眼前那扇橡木门背后，此刻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

真介转身坐定，对着门口说：“请进！”

银色的门把转动，身穿深灰色双排扣西装的平山走了进来。那张大饼脸在面对真介时，厌恶的神情一闪而过，真介却看在眼里。如果转换成语言，这句话就应该是：“我的去留，要由你这个小毛头来决定吗？”

说得也是，真介才三十三岁，这个男人的年纪大他一轮有余呢。

“您是平山先生吧！”真介很客气地开了口，“请这边坐。”

平山默默走近，在真介面前坐下。他抬起头，视线再度和真介交会。因为觉得遭受屈辱所引发的愤怒，使他的肩头不由得开始抖动。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真介以熟练的口吻继续说着。从事这份工作已经五年了，对于这样的敌意，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您要不要喝杯咖啡或是……”

他当然知道，平山这时候哪里还有心情想这些，只不过，这样可以稍稍转移他的注意力。

“喔……不用。”平山嘟囔着，声音像是被痰卡住了一样。

“是吗？那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了。”真介故意用微弱的声音，一边说一边在对方面前把数据夹摊开，“今天，是贵公司的部长要您过来的吧？”

“是。”

“部长有没有跟您说过什么呢？”

“嗯……没有特别说过什么。”

通过这样三次应答，可以感觉出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于是真介采用更慎重的口吻说：“哦，是吗？其实……我想平山先生您应该已经知道了吧？贵公司的营业部门将大幅缩编。”

真介刻意停顿下来，双眼直盯着平山。

对方开始有点坐立不安。接着，他几乎是豁出去了，气愤地说：“也就是说，我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是吗？”

真介慢条斯理地，把平山应该也知道的真相再说了一次：“总之，大幅裁员是不可避免的了，各地区营业所将一一合并。就算勉强留下来，再过五年，薪资待遇也会有所改变，最多将减薪三成，而且每年冬夏两季的奖金也只剩一个月的了。”

平山心里有数，被叫到这里来的人，就算能侥幸留下来，将来也逃不过减薪的命运。可是以平山家目前的状况来看，有房贷要缴，还有两个孩子在念私立大学，这样的离职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我个人认为，您也许可以借这个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接受新的挑战。您觉得呢？”

真介言下之意就是公司要解雇对方，只不过依照劳动法规定，不

能提到“解雇”这两个字。在日本，指明要对方走人是违法的，所以只好兜个大圈子，引导对方自动离职。紧接着，真介提出了一些优惠条件循循善诱。

“当然，一旦您下了决定，据说公司方面也会竭尽全力。除了公司规定的离职金之外，还会额外支付给您实际任职年数乘以基本月薪的钱，加上休假的津贴。此外，如果您需要的话，公司方面还可以协助您二度就业。”

平山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他在心里逐一计算：正常说来，以他在公司二十五年的资历，大概可以拿到一千多万的离职金，加上额外的给付，二十五年乘上六十万是一千五百万，总共是二千五百万左右。两个儿子距离大学毕业还有三年，这当中就算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也还过得去。真的有个什么差错，手上还有一间位于世田谷区五十坪的房子。真介调查过周边的房价，拍卖之后还清贷款，还能剩一千多万。

面前这小子，想必早就算到这一步了。而且，就算继续留在这家公司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只能领个微薄的死薪水等退休，面子实在挂不住。

他在犹豫。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条件还不坏。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跨出这一步挑战全新的自我呢？”

这种恶心的台词，有时候连真介自己都觉得受不了。

平山总算开口了：“可是，为什么是我？”

他嘀咕着，好像一股无名火又冒了上来，突然越说越急：“我在

这家公司已经二十五年了，最起码在前二十年里，一直都是本着为公司鞠躬尽瘁的宗旨努力工作。我的业绩表现也一样，年轻的时候从来不曾输过别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即使后来当上主管，对总公司交代下来的任务也都全力以赴。”

他因为太过激动，说话越来越不客气，口沫横飞。

“最近这几年，或许我的业绩有些不尽如人意，可是仍然在为公司多赚点钱而拼命，甚至牺牲和家人相处的时间，跟客户鞠躬哈腰，不知看了多少脸色。”他听了自己所说的话，变得更加生气，想必这是个很容易自我陶醉的人，“但是到头来，却想一脚把我踢开，这不是太过分了吗？你说是不是？”

一吐心中怨气之后，他用挑衅的眼光看着真介。真介知道，这个男人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了。照这样看来——

“而且，你说的是自愿离职吧？”

“基本上，是的。”

“那么，我完全没有打算离职。”

“可是，平山先生您现在的职位，将来可能会废除哦。”

“那是公司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

果然！在刚才说那番话的过程里，他不知什么时候下定了决心，要和这家公司对抗到底。

真介用对方可以察觉到的音量，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摊开数据夹第三页以后的部分。

“这里，有我们公司自行调查的资料，是有关平山先生您的。”

平山眼睛一瞟，视线落在真介的手边。

“根据调查，您三十四岁升任津田沼支店的支店长，之后的十四年里曾经担任过四五家支店或营业所的主管，是吗？”

“那又怎样？”

真介一语不发，取出第四张数据，递给平山。对方也沉默地接过去，拿在手上。

“这上面的数据，是各支店员工的平均离职率。例如：最上面这位田中先生担任主管以来，部属的平均离职率是5.7%，算是相当低。再看看左边这一栏的项目分布图，离职的大多是二十五六岁的女性员工，想必是婚后辞职者居多吧。”

“……”

“可是平山先生，很抱歉，我必须指出，您的数值是这二十多位业务主管之中最高的，高达21.2%，在这份表格中敬陪末座。而且依照项目分布图显示，其中有七成以上是二十出头的男性员工，以公司的立场而言，这群人正是薪水不高却冲劲十足的高回报人才。至于其他女性员工，因为个人因素而自动离职的情况也有待核实。再者，不知为何，她们的职务几乎都是支店的会计或总务。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您应该了解吧？”

平山眉头深锁，脸上表情僵硬，什么话也没说。

真介自顾自地接着说：“即使现在的状况不像过去泡沫经济时代那样严苛，公司雇用这些刚毕业的优秀人才还是必须付出相当大的成本：招募人才的人事开销、交通费、说明会、职前训练、在职训练等等，以十四年来计算，在一名员工身上要花掉四百万左右。所以，平山先生，过去您手下的员工，扣除婚后辞职者之外，还有将近三十名

年轻人离职。单单这点，就让公司损失了一亿两千万。”

平山一听，连忙提出抗议：“话不是这样说吧。我一向以提升公司的利益为第一优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或许对他们严厉了点儿也说不定，可是我这么做完全都是为了公司啊。”

“结果，却平白让公司损失了一亿两千万。是吗？”

平山哑口无言。

真介见机不可失，便穷追猛打：“很抱歉，我向您过去的部属做过调查了。依照他们的说法，平山先生您对下属要求的营业目标，通常是总公司指示的1.3倍。而且，以现在的川口支店来说，有三成以上的业绩您是以‘陪同前往’的名义向总公司提报的。这是两年前由您手下离职的员工说的。”

“……”

“自己一个人拼命达成的业绩，却被上司用子虚乌有的借口强取豪夺，向总公司谎报。不管是谁，都会干不下去吧？”

“可是，实际上我是提供了一些建议给他们啊。”平山还不死心，拼命为自己辩护，“如果是因此而谈成的案子，也应该算我一份。”

“我们看下一份数据。”真介根本不理睬他的辩解，视线落在另一张数据上，接着，把它递给平山。

“这是每一家支店主管的交际费支出明细。将各主管负责的每家支店全部的费用平均之后，一年大概是一千一百万左右，可是您却花了一千六百万——怎么看都是花费过多。”

“要再跟您说声抱歉的是，我到贵公司财务部调阅过您所有的收据了。我真是吓了一跳！松户、甲府、静冈，不管在哪里，您到了周

末都一定会去某几家特定的酒馆，例如松户的新世界俱乐部、甲府的Shinobu、静岡的银马车，或是在城市饭店吃晚餐。

“曾任职于某家支店的会计小姐说，她回想当时，对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厌恶到了极点，因为支店常处于缺钱的状态，甚至连买杯咖啡都有困难，却仍然不得不处理支店长在外的开销。如果真有这些钱去喝酒，不要说咖啡，连空调的滤网都可以换个新的了。”

“.....”

“再来谈谈城市饭店的晚餐费用。您负责甲府营业所时，总务课曾有一位二十三岁的女职员，因为个人因素离职……”

“不要再说了。”平山突然喃喃地说道，“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平山低下头，真介一直紧紧盯着他。

这个男人，公司赋予重任让他负责支店或营业所的营运，他却每个星期都利用公款，给酒吧的妈妈桑捧场，还把刚进公司、什么都不懂的女职员骗上床，搞大了肚子，甚至连上宾馆和吃饭的钱都要公司买单。

后来，这个女职员拿掉孩子，辞去工作。

这个传闻当时在他辖内的部属都知道。就像水果装箱一样，如果把一颗烂掉的苹果放在最上面，下面的苹果也会全部烂掉，因此，有些人开始对这份工作失去冲劲儿，纷纷以个人因素为由离开了。

真介瞄了一眼川田美代子，她正看着垂头丧气的平山，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眼神里头找不到一丝厌恶或轻视，让人完全无法得知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真介将视线移回平山身上。

“怎么样呢？就如同刚才跟您提过的，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到外面的世界去挑战全新的自我？”

平山抬起头，先前反抗挑衅的眼神，现在变得有些茫然无助。这个男人心里有数，假使要对公司的不当解雇提出诉讼，这些不利的证据一旦出现，自己是毫无胜算的。

“可是，就算是这样……”

“现在决定的话，您可以得到额外的离职金，还有休假的津贴补助，以及协助二度就业这三项优惠待遇，如何？”

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放弃了这个好机会，以后的离职条件只怕会更差喽。

平山的脸突然开始扭曲纠结。眼前这个中年男子，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哭出来。干了二十五年的业务，如果有必要的话，要他哭倒在地或跪地求饶恐怕都不是什么难事了。

真介再度将视线移向川田美代子，她还是那样，像个木头美人似的静坐在一旁。真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强效果。果然，平山似乎因而注意到她的存在，脸上的表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刚喝下一杯醋一样扭曲着。

“是吗……我明白了。”

对于这个场面，真介竟也感觉到一些异样的不堪。

男人真是可悲啊，尤其像这种毫不掩饰、大肆夸耀自己男子气概的人，更是如此。当他们发现附近有位美女正在面无表情地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所谓的男子汉自尊及虚荣心就开始作祟，不愿暴露自己

懦弱难堪的一面，真心话只好往肚里吞。

真介对着平山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么，接下来就大略说明一下有关离职的手续，供您参考。虽然最终的决定您可以再详加斟酌，不过，现在先听听无妨吧？”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结果还是点头了：“我明白了。”

搞定了。

任何事都有所谓的关键时刻。在最重要的一刻，这个男人如果被愚蠢的自尊牵着鼻子走，日后十之八九还是不得不选择离职吧。不过，在对家人说明这件事的时候，一定又会后悔得要命。

十五分钟之后，这名中年男子虚弱无力地出了房门。

稍微叹了口气，真介瞄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五分。今天的工作全部结束了。

他再次松开领带，整理桌上的资料夹：“来，给你。”

川田接过资料，缓缓地开了口：“村上先生，您……要喝杯咖啡或是什么吗？”

真介摇摇头。这房间的角落放了一套招待客人用的咖啡杯和茶具。

“那些可以收起来了。”

“哦，好的。”

川田单手提着热水瓶，脚步缓慢地走出房间，关上门。

真介突然松懈了下来，整个人靠着椅背，两腿伸直摊在地板上。他觉得好累。

他妈的。有一股冲动，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砸了。

他心里明白，像那样的下三烂，要他走路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长久以来对他的种种作为视若无睹的这家建材公司，以及听从命令找足理由劝他离职的自己……混账东西！我到底在做什么，真是够了。

好几次他都想辞掉这份工作。不过，自己不知被这工作的哪一部分深深吸引了，竟然无法自拔。

他偶尔会想，这工作有什么好呢？

想不通。

2

最近这一个星期，公司的同事们个个显得有点浮躁。

这也难怪，阳子心里想，因为个人面谈终于开始了。

那些人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前派来的，是一家叫做“炒鱿鱼株式会社”的公司，专门负责炒人鱿鱼。公司名字听起来怪怪的，员工看起来也怪怪的。

我们公司的人事部门也真是的，要裁员何必委托外人，自己处理不就好了，为了怕日后麻烦，还特别外包给别家公司。所谓的麻烦，就是那些被指名解雇的员工一旦提出诉讼，公司名誉会因此受损，或是不小心裁到那些董事大佬们的心腹，惹得他们不高兴，甚至导致全体员工对人事部门的不满，等等这些吧。真是没出息、没胆量。

说穿了，当公司提供裁员名单给这家炒鱿鱼株式会社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违法了。